

文化 溯源

# 小镇上的名臣墓

顾永磊 文/图

小镇不大，地处平原腹地，每次路过总能看到一座高大的土堆矗立在道路北侧。那次堵车时，出于好奇，我停车趋近细看，路旁立有一块石碑，上书“汲黯”两个大字，下面刻有“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汲冢遗址”。原来这是西汉名臣汲黯的长眠之地。石碑旁边有一条小路笔直地通向墓地，为不惊动先贤，我放轻脚步进入墓地。

抬眼望去，一座数米高的墓冢，静静地躺在小路尽头的荒田中。周边是散乱的民房，如果不是墓前的几块石碑，真会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荒丘。墓前左侧有两块刻有“汲冢遗址”内容的石碑，旁边有一间很小的简易房屋，右侧为墓碑，上刻：汉长孺号周公汲黯之墓。墓园寂静空旷，只有这几块零落的石碑烘托着庄严肃穆的气氛。没有飨堂馆舍、轩榭楼台，只有荒草萋萋、荆棘丛丛。这种凄然与落寞，似与一代刚正不阿的诤臣相当适配。

早就知道“汲冢”地名缘于西汉淮阳太守汲黯的墓冢，不知道的是，汲黯墓距离郸城县城这么近，不足10公里，而且位于汲冢镇的中心。翻阅史料不难发现，面前这座距今两千多年的古墓，多地史志均有不同记载。明《大明一统名胜志》对鹿邑县内名胜记载：“冢祀云：汉汲黯墓、虞诩墓俱在县境。”并没有记载详细地点，汲冢在明清时归鹿邑管辖，清《归德府志》记载，汲黯墓位于当时的鹿邑县城西南90里。清光绪《鹿邑县志》对汲黯墓有多处记载，《陈州府志》记载，汲黯病逝于淮阳太守任上，并葬于淮阳东。

曾经的汲黯墓高大巍峨，犹如一座小山丘。附近的村民介绍，当年攀上墓顶眺望，向西可看到淮阳太昊陵，向东可看到郸城铁塔（已毁）。当年的墓顶正中央生长一棵千年檀树，八个成人环抱才能围树干一周。在汲黯墓遗址东侧原有石碑一块，上书“汉淮阳太守汲黯之墓”，但该碑早已被毁，取而代之的是两块刻有“汲冢遗址”的石碑。虽然历经两千多年，这片遗址上秦砖汉瓦依然可寻，考古专业人员在这片遗址上采集到大量的文物，甚至有陶罐、陶鬲、陶鼎、陶杯等，经确认属龙山文化遗址。1963年6月，该遗址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久远的时光冲散了许许多多的历史痕迹，汲黯墓历经两千多年风风雨雨，时坏时修，曾经高大的墓冢如今高不过5米，东西20米、南北16米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遗址附近的村民趁乱登上墓顶砍伐古檀树，斧砍锯拉了三天三夜，将这棵千年的古檀分割肢解。后来，汲黯祠、卧治阁及墓顶的数十座石碑均被损坏，最终，山丘一般的墓冢被打成了一条条小路、一间间房舍。所幸村内有有心人抄下了部分碑文的内容，留下了残缺的历史见证。

庆幸的是，政府一直重视对遗址的保护。1967年底，县文化部门专门安排村干部为遗址的义务保护员，1979年，政府在墓前修砌了石碑“汲冢遗址”。后来，为进一步保护、修复汲黯墓，在县文化部门和镇政府的支持下，民间的遗址保护组织成立了汲黯祠、卧治阁（汲冢遗址）筹建所，在冢顶新栽一棵檀树，建造了两间焚香房，沿路盖起了护墓墙，并粉刷了“遗址简介”等。如今的遗址，香火气依然繁盛，不仅有当地及周边的群众前来拜谒，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汲姓后人拜谒，更多的人期待汲黯墓的修复。

此刻，夕阳缓缓西下，墓园、碑刻、荒草，一切都是静穆的，大地干净，天空低沉，偶尔有飞

鸟掠过树梢，又很快消失在茫茫天空。遥望墓顶的檀树，我轻步踏上直通墓顶的台阶。覆盖了一整个墓园的荒草密密萋萋地织入无数道缝隙，一直蔓延到脚下的台阶。它们一点一点地、顽强地掩盖住了所有的历史尘埃，又顺着台阶爬上了墓顶那棵高大的檀树，铺成了一大片无声的寂寞和荒凉。立于冢顶的平台之上，在空旷的荒凉中穿透时光隧道，似乎看到了两千多年前陈州龙湖畔那位容貌清癯、紧锁双眉的老者。他忧国忧民，在人生的最后七时光里握笔落字沙沙作响，那一行行墨迹是治理国家的良策，是请求减轻赋税的谏言，连同他明察秋毫、秉公断案的历史画面，都深深地掩埋在了泥土深处。

汲黯为人耿直，被后世誉为“汉朝一品”，被汉武帝称为“社稷之臣”，太史公司马迁称他为谏诤之臣的楷模。虽然司马迁专门为汲黯立传，但并未多叙政绩，而是大量记录他秉正嫉恶、直言敢谏的品行，实为史官们所尊崇。历史上的诤臣没有善终的，而汲黯是幸运的，遇到了他的明主汉武帝。汲黯出身于官宦之家，汉景帝时，任太子洗马，辅佐太子刘彻，刘彻继位后，任命他为谒者。汲黯感遇明主，事事尽心尽力，治官理民，弘其大要，按其原则行事，不拘泥小事小节。为政以民为本，同情民众疾苦，居家品行淳正，人朝直言敢谏。汲黯好学，仗义行侠，注重志气节操，更是博学多闻，满腹经纶。

汉武帝时代，文武百官熟知武帝霸道的个性，个个战战兢兢，低调内敛，生怕“触怒天颜”，引来杀身之祸。刚正不阿的汲黯则犯颜直谏，不屈从权贵，敢在朝堂之上反对武帝的提议，敢拒绝执行武帝的命令，敢批评武帝措施失当。后因直谏被贬出京城任东海郡太守，不久又被武帝召回长安任职，位列九卿。汉武帝作为一代雄才霸主，却对性格倔强的汲黯如此宽容，史学家认为他担任过太子洗马，与武帝有师生之情，这仅是其一。汲黯工作能力强、说话办事相当高明也

是一方面，或许他一心为国、忠诚担当才是重要原因。《史记》记载的汲黯几次违逆圣旨、自作主张的事情，不是因为他不尊重皇帝，实为工作需要。如那次河内郡发生火灾，汉武帝派汲黯为钦差去视察情况，但是汲黯并没直接管理河内郡的火灾之事，反而视察了河南郡的水旱灾害，甚至以钦差身份开仓取粮赈灾，虽当时有违圣意，但事后深得汉武帝赞同。

公元前112年，武帝重新征召已经归隐田园的汲黯为淮阳太守，汲黯以老病为由不肯接受。汉武帝想借汲黯的威望安抚地方，准许他病中躺在床上处理政事。虽然病痛缠身，但汲黯还是将淮阳治理得政通人和。汲黯在淮阳七年，最后病死在察看民情的途中，后人为纪念他，修建了卧治阁。

如今，在当年汲黯治下的这块古老的土地上，汲黯卧治淮阳的历史画卷都已经随着千年的风尘滚滚而去，只留下一堆细碎的瓦屑。墓园内那一年一年枯萎又新生的杂草把这一切都忘得彻底，忘得毫无印记，又或者被它们深深铭刻在了泥土深处。而今，除了一年一年吹过的风，再也看不到任何痕迹。

当我躬下身想要琢磨墓前那方深色墓碑时，暮色已经苍茫，周遭的一切开始模糊。不看也罢，都在讨论汲黯多么幸运，未被汉武帝所杀。历史给予汲黯的评价是“骨鲠之臣”，就是于国有益，却让武帝如鲠在喉，咽不下、吐不出，无比难受。而武帝也始终认为汲黯是社稷之臣，心中装有天下，“忠诚担当”就是汲黯的“免死金牌”。但大志大才更是大忠的汲黯，至死都没得到汉武帝的提拔重用，当理想与现实渐行渐远，汲黯虽然无奈却始终坚持，如果没有更坚韧之志、更纯粹的忠诚，极难做到一以贯之的直谏了。

回望墓冢，一堆黄土，几块石碑，几株柏树，一如太守自己，一身正气，坚韧不拔，孤傲而寂寞。



汲冢遗址